愛日精盧藏書志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

經部

書類

尚書講義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史浩撰

柯山夏先生重修尚書詳解十六卷 舊抄本

宋夏僎撰 經文下有重言重意蓋從宋麻沙坊本傳錄者板心有怡顏堂鈔書五字

時瀾序

書說七卷 舊抄本 千頃堂藏書

宋山陰黃度撰 是書附注俱作大字意有未盡則以雙

行小字附注於下如堯典注遜遁也微子吾家耄遜於荒春秋夫人遜於齊皆遁也下附注云遜遁位遁上下之辭漢晉間猶稱之王遜位卒於家劉寶以老遜位是也又歷法其來久矣至堯始大備下附注云推算雖有數天與日月皆動物不可以一定之數求之也故占候之遲速先後稍有不齊則進退其數以合於天行故其失不甚遠而歷筭舜典注工之親近人主其所關係豈輕哉下附注云予讀晉書鳩摩羅什傳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樓大防爲予言其太尉公嘗守括蒼有樂工善謳曲凡詩賦序記皆能謳之有舉子使謳經義亦成曲明年又使謳

之與前譜無差錯且曰凡文皆可譜必作得好乃可耳謠妄之作不能成曲乃知納言時颺皆心聲其邪正善惡果可察也禹貢注今彭蠡自南康星子縣東北湖口入江則差與禹貢不同水道改矣下附注云尋守金陵始行姑蘇以北至潤金山其地爲鵲窠山二山相對江水分爲三金山寺有井卽陸羽所謂中冷井指謂中江水也冷本泠字今訛是知岷嶓山尾行於江中晉唐間人猶識此至升北望歷陽路有三山又聞其上有采石孤山皆行於江中頗恨不得至其處王遂與予言金山下有山相對狀如蛾眉江一分三派入海它日檄遂往淮西自采石渡江遂以書來言采石西江中有山東西對立謂之東梁山西梁山江

水分三汾是則岷嶓山行為三门皆可驗古人足迹徧天下其開始博又識精故議論不妄發其說俱可補注所未及通志堂本改注為小字而刪其注中之注致使書不得為完書惟若梃文闕字更難枚舉如堯典序注聰明天聖也下脫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十一字商書水未治下脫則池為未平五字湯誓注正文義也王字上脫始出師稱四字顧命注召公畢公以三公為東西伯康王故曰伯寫字下脫六字畢命命畢公保釐東郊下脫注發于雕爾字之類甚皆舊本既有以也每冊首頁俱有千頃堂圖書印記

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袁燮撰

甫自幼泊長侍先君子側平旦集諸生及諸子從登說書夜再講率至二鼓無倦容謂學問大旨在明本心吾之本

心卽古聖之心卽天地之心卽天下萬世之心彼昏不知如醉如夢一日豁然清明洞徹聖人卽我我卽聖人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祗見瞽瞍禹荒度土功三過家門呱呱弗子道心精一曾何間斷自古大聖同此一心箕子論皇極無偏黨自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側自正直是之謂極是之謂本心太甲顛覆典刑痛自怨艾克終允德成王遭家多難執書感泣天雨反風本心一昏迷惑如彼本心一復光明如此先君子誦再三聞者流涕又言見象山先生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讀呂刑嘆曰從肺腑中流出嗚呼至哉先君子之學源自象山而白光粹無一瑕疵可謂不失本心矣是編爲伯兄手鈔雖非全

書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名喬天資純正用志勤篤嘗宰溧陽視民猶子邑人德之惜未盡行所學爾甫悼先君子之沒幸伯兄之有傳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編名曰絜齋家塾書鈔而納諸象山書院以與世世學者共之紹定四年辛卯良月己未男甫謹書

尚書精義五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黃倫撰

理學照融周歷千古于將次不踰辰刻之頃儻翳障弗屏徹雖一瞬之頃恍迷其眞眠千載而上之聖賢心傳於典謨訓誥誓命中若之何剖其秘析其微哉古書百篇爇秦皓以虐焰焼之特甚先漢力追探之收拾散逸僅得孔安

國所傳爲正會巫蠱事旋復誤遏繇魏晉以降篇帙缺亡未備而精奧之理晦蝕又不止此白魚赤烏之僞箕子茭滋之蔽爲鑛柳谷之說在所不論然叢護於專門名家增倍師說逑百萬言傳註訓詁之紛紜累三萬言只解稽古二字眩亂人世耳目而指意爲之譌岐殆與厄於秦同科理學體微綿歷云久闇而明之蓋若有待時屬皇朝祖宗全盛之際關洛有二張二程之學崇素理致根乎聖賢心法以發明千載不得之秘而福後學俾天下之士畢宗嚮夫理學之指南一洗漢唐註疏舊習豈第蹠躡藩籬明暖餘韻者哉有宋丁碩儒落落復相望乎其間各出意表所見理根於心而心會於理更與啟其未悟者編撿紛如亦

戛戛乎難槩以目力也噫十指之形必有巨擘翹錯之中當刈其楚粤自啟賢闢升俊造以來有黃君倫素定規繩於方寸所謂疏通知遠不誣而深於書者萃古今議論而裁之其發揮五代帝王遺書之奧旨指中之擘翹中之楚者信精而又精其於理學亦無餘蘊矣昔人有泳圜流者探珠而捐蚌登荆嶺者拾玉而棄石今所抄存猶摘翡翠之藻羽臏犀象之牙角故宜乎稱此書為精義也覽者亦宜以余言為然道光庚子長至日龍溪張鳳從道敘

書解數百家或泛而不切或略而未備或得此而失彼或互見而叠出學者病之釋禍黃公以是膺舉嘗取古今傳注及文集語錄研精而窮截之片言隻字有得乎經旨者

纂輯無遺類爲成書博而不繁約而有塞造渾灝噩之三
昧非胸中衡鑑之明焉能去取若是志於經學者倘能嚅
嚌是書不必他求矣余得之不敢以私敬鋟木與天下共
之所徵諸儒姓氏混以今古余不暇次其先後覽者自能
辨之滄熙庚子臘月朔旦建安余氏萬卷堂謹書
書集傳或問二卷 舊抄本
宋陳大猷撰
自序
尚書金氏注殘本六卷 抄本 從子建徵藏舊抄本傳錄
宋仁山金履祥著 原十二卷今存卷七至末六卷按標
待制撰仁山先生行狀曰先生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

既成書矣云云蓋即是書金氏受業於王柏所引柏說俱稱子王子曰以尊之中如以梓材爲周公營洛命侯甸男邦伯之書移康誥首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冠之此係金氏創解反覆辨論以證其說核之表注雖其略矣又如說血流漂杵云杵史本作鹵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說亦循大卞云大卞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案卞本从廾與弁同是恭拱之義則當訓爲禮其說俱表注所未載可資參考原本卷末有嘉靖戊午仲冬錄完八字

無名氏跋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也先生病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新奇不爲近名卒以救往

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徒與入者湮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重考行易名而合開攸世也先生金華人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陽黃公所爲墓序誌銘茲不述也

尚書表注宋刊本　顧伊人藏書

元金履祥撰　不分卷中遇宋諱間有缺筆蓋宋末元初刊本板心有齊芳堂仁山集附錄文安公墓誌曰晚年館唐氏之齊芳書院成通鑑前編黃溍言氏齊芳堂未知即齊芳書院否　存耕堂章林書院葯齋等字

自序抄補

顧氏手跋曰歲癸亥夏五予在毘陵得金仁山先生尚書表註比藏書家多欲借抄予實愛是書恐紙墨刊敝因手

抄二帙以廣其傳今崑山所刻者是也近遊婺州訪求
先生遺書不得後見柳文肅貫所撰先生行狀云先生早
歲所注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
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通貫其枝葉
與訛誤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
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槩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
目尚書表註非得先生自序一篇錄置卷首復補其原叙
缺頁且原其作書之旨先生得朱子之宗傳加以精究潛
思刪繁就簡嘗自云解至後卷則覺前義之淺蓋殫畢生
之力以成之者也今錫山秦氏崑山徐氏皆藏先生尚書
注十二卷予嘗見之則早歲之書非定本也顧世未見表

誤眞本卽以是爲表注誤矣先生生於宋紹定壬辰卒於元大德癸卯是書刻於宋末元初尙避宋諱可徵也丙寅三月望日太倉後學顧湄誌於金華之寄印寺樓

周氏手跋曰乾隆壬子孟冬購得尙書表注爲顧伊人所藏本後歸吾邑花山馬氏道古樓馬氏售於武林吳氏瓶花齋卽此書也何義門謂書有殘缺顧伊人意爲補全未可盡信細校此書方知竄爲補全之處凡與通志堂刊本微有異同案仁山先生集有尙書表注序而伊人抄補之序亦復刪節不全今並存之近時婺郡以通志堂本重刻版樣縮小以致標題位置多訛又缺其下方大非表諸圖關外式矣松靄周春記

尚書義粹八卷 抄本

金王若虛撰　是書朱氏竹垞據天一閣萬卷堂兩家書目載入經義攷注未見近則久無傳本此本金吾從明黄諫書傳集解中錄出讀其書不務爲新奇可喜之論而於帝王之德業事功以及人心道心建中建極諸義反覆推闡要皆深切著明蓋解經之篤實者也金源著述傳本寥寥而經學則竟無一存者非必其書之未足傳後也蓋金人樸實不肯勤刊棗梨汝陽板蕩散佚遂多而元明兩代又視之蔑如不一收拾何怪乎其日就湮沒也王氏五經辨惑辨尚書者止一條殆以已有專書故不具論歟原本三卷因篇帙稍繁釐爲八卷不特存王氏一家之言亦以

見一朝經術之大凡焉書傳集解缺說命下至微子又名
誥至君奭吳日常覓足本補之

書蔡氏傳纂疏六卷元泰定刊本　汲古閣藏書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元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蔡氏序後
有泰定丁卯陽月梅溪書院新刊木記卷首有毛晉私印
汲古主人兩印

蔡氏書集傳序

自序

凡例

讀尚書綱領

讀書叢說六卷舊抄本

元東陽許謙撰

自序

張樞序

書蔡氏傳旁通六卷 元至正刊本　盧嘉威藏書

元後學東匯澤陳師凱撰後學豫章朱萬初校正　卷一

卷四分上中下三卷卷六分上下兩卷前有引用書目隱

字審音末有至正乙酉歲四月余氏勤有堂印行木記卷

首有盧嘉威臣集印記

自序

臣氏手跋曰書蔡傳旁通六卷合爲一帙弋治辛酉陳師

凱所著至正乙酉余氏所刊發明朱蔡二家之說者詳矣

永樂間修大全書諸儒似止見董氏輯錄纂註未見此陳氏旁通故於蔡傳片文隻字之蘊奧多鬱而未暢則是編也學者其可少諸予得之閶門市中考其印記乃嘉威舊物處閩石湖藏書家也觀其點勘精確亦可師前輩用工矣予性嗜書如樂與餌辛卯伏日裡褐裝葺識而藏之年六十八萬歷十有九年嘉定寒谷王集子成

又日辛卯長夏細閱一徧間有三四處訛誤不及補正者秋七月甲子朔旦黃泥田父手記

又日壬寅仲夏再閱一過在邑居敦義堂三完老人時年七十九

尚書經傳音釋六卷序一卷附尚書纂圖 元至正刊本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諟鄱陽鄒季友音釋　按凡例云集傳元無是釋今則鄱陽鄒氏經傳音釋附於各段之末是音釋本自單行德星書堂刊版時附入蔡傳者是書雖以蔡傳爲主而糾正蔡傳者甚夥如舜典傳十籥爲合音釋云蔡西山燕樂本原嘉量篇云合籥爲合注云兩籥也又云十合爲升注云二十籥也蔡氏家學相承不應有異況合籥爲合乃漢律歷志本文籥卽管也黃鍾之律管容秬黍一千二百謂之一籥合者并也取并合兩籥之義以爲名也傳經朱子訂定不應有誤必傳寫之譌耳益稷傳民尚艱食音釋云按經文上句言鮮食則曰播奏蓋謂播種艱難故以百穀爲艱食也蔡傳言民尚艱食則與上句語

法不協且一句之間文義亦不通禹貢傳青州之域東北
至海音釋云按孔傳云東北據海疏據謂跨之也故以海
北遼東西之地爲青州之域今蔡傳云東北至海則舊域
至海而止又冀州傳中引程氏云冀之北境則遼東西右
北平漁陽上谷之地蓋與孔說異矣而舜典傳中尚仍孔
傳分青州爲營州之說自相背戾當正之也又梁州亦篚
織皮音釋云按此經文無篚字梁州亦無篚字今言篚者
似因揚州厥篚織貝而例之然織貝者織帛爲貝文也故
可入篚若獸皮毛罽非可入篚者梁州織皮但在厥貢之
下別無厥篚之文是梁雍二州自無入篚之貢也不可解
織皮爲梁州之篚盤庚音釋云朱子云殷盤周誥不可解

今蔡傳於盤誥諸篇闕疑處甚少恐非朱子本意讀者於其强通處畧之可也泰誓傳祝斷也言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音釋云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又按公羊傳云哀公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注祝斷也穀梁傳哀公十三年云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注祝斷也則是祝之訓斷乃斷絕之斷非斷決之斷也今蔡傳乃云斷然降是喪亡則是讀爲斷決之斷矣宜從孔傳爲是康誥傳要囚獄辭之要者也音釋云要囚二字兩見此章兩見多方孔蔡於此章皆釋爲獄辭之要孔氏多方前釋爲要察獄情後釋爲執其朋黨蔡氏多方皆無釋然多方兩章文義皆雖同此章孔蔡之釋若如孔氏之

前後異義則尤不可按孔傳末章囚執之說甚當蓋要字讀爲平聲有約勒之義謂繫束拘攣之也周禮掌囚注云囚拘也拘繫當刑殺者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以待弊罪正此義也以此通釋前後三章無不妥矣陸氏三章皆音要爲平聲當從之其說俱極精確至若以高宗肜日爲祖已諫祖庚說本史記旅獒爲召公訓成王說本皇王大紀二典爲夏啟以後史臣所作亦能自申已說不爲蔡氏所囿觀陳氏旁通之繁稱博引而辜無料正者蓋有間矣凡例後有至正辛卯孟夏德星書堂重刊木記尚書纂圖未詳作者始唐虞夏商周譜系圖終任土作貢圖凡圖六十九按經義考載宋鄭東卿尚書圖一卷圖名與是書

合者凡三十二任士作貢圖後引合沙先生曰經義考曰合沙漁父鄭東卿自號云云蓋前鄭氏原本而稍有增刪者

蔡氏書集傳序

孔安國書傳序

書蔡氏傳重刊明本明本明刊本也凡例

一蔡氏集傳九峯先生子參政抗淸蔴經進本元微朱子手帖數段未能盡一經大旨今將鄱陽董氏錄註所輯朱子綱領取其精詳而有補於書者刊置卷首又取諸儒說書綱領輯於語錄之次庶幾開卷者未讀時已見大槩然從役熟之不待講習而已煥然矣

一蔡氏集傳行世雖久其間訛誤不少今依輯錄本精加

校正比諸本不同

一蔡氏集傳元無音釋今用鄱陽鄒氏經傳音釋附於各段之末則後學者字得其音事得其釋疑得其辨而胸次灑然無復滯礙矣

書傳集纂十二卷 明刊本 項氏萬卷堂藏書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明後學金城黃諫集解 是書以蔡傳爲主而以唐宋金元諸儒之說分注於下諫亦間附已說大抵先儒之說十之七諫之說十之三耳其中迴護蔡傳者固多 如天左旋之類 而訂正蔡傳者亦不少 如五玉五瑞之類 且薈萃諸說同異並存蓋不僅羽翼蔡氏也所採如宋胡氏旦 尙書演聖通論 張氏景 書說 顧氏臨 尙書集解 孫氏覺 書義十述 尙書解 王氏安

石王氏雱新經尚書義　蘇氏洵洪範圖論　芸閣呂氏名大臨書傳　龜山楊

氏書義辨疑　蔡氏元度名卞尚書解　張氏綱尚書講義　吳才老名棫書裨傳　李

氏舜臣尚書小傳　劉氏安世尚書解　王氏十朋尚書解　王氏炎尚書小傳

張敬夫書說　陳氏傅良書抄　東陽馬氏案宋馬之純元馬道貫俱東陽人之純有尚書

說道貫有尚書疏義今俱佚是書所引東陽馬氏其之純歟抑道貫歟未敢臆定　朱子答問　勉齋黃

氏尚書說　董氏銖尚書注　鄒氏補之書說　王氏日休書解　張氏沂書說

復齋董氏名琮尚書集義　陳氏振孫尚書說　西山真氏書說精義　陳氏大

猷案陳氏大猷有書集傳或問自序曰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辨記其去取曲折以為或問今或問存而集傳佚是書所引陳氏大猷云云或問俱不載其或即集傳之說歟　介軒董氏名夢程尚書講釋　虞氏震

尚書小傳　史氏伸午書說　史氏漸書說　劉氏貞橫舟書講義　成四百家成中

之四百家尚書集永　李氏梅叟書說　碧梧馬氏名廷鸞書集傳會編　尚陳氏普尚書

補徽金渟南王氏名若虛尚書義粹元息齋余氏名芑舒讀蔡傳疑葵初王氏名希旦尚書通解梁氏寅書纂義其書今皆失傳藉此得略見梗槪一書傳而賴以傳者凡四十餘家是固研經者所當亟爲表彰者也經義考著錄誤作集義注未見卷六缺說命中虞書以勳勤惟厥時至末又說命下至微子卷十名誥至君奭全缺書賈欲泯其不全之迹妄將九卷下半卷剜改作卷十重裝時當更正之每卷首末俱有項氏萬卷堂圖籍印及汲古閣毛氏家藏三印

孔安國書傳序

蔡氏書集傳序

書經識餘二十五卷 抄本

國朝徐秉義撰　首三卷爲總論卷四至末則自堯典至秦誓依經文次序雜採唐宋元明

國朝諸儒之說散見困學紀聞山堂考索日知錄等書者皆粹編纂成一家言秉義閒有論說以按字別之

經部

詩類

纂圖互注毛詩二十卷附毛詩舉要圖毛詩篇目 宋刊本 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

漢鄭氏箋 是書傳箋下附釋文及互注重言重意蓋南宋麻沙坊本也傳箋釋文俱雙行小字傳無標題（山井鼎云今本有傳字者後人加也）箋以箋云冠之（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氏之舊所以別毛氏傳也）無傳者亦無標題（如關雎序參猶見也葛覃序另篇節用之類陸德明云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猶是鄭君之舊釋文則以一圈隔之今本有釋文混入於箋者如關雎箋解云至以無所疑亂故也（關雎后妃之德

也下又風之始至並是此義用之邦國焉下是也閩監毛本俱同此本與下元本俱不誤可貴也每頁二十四行每行大二十一字小二十五字缺卷十一至十四抄補每冊首末俱有副頁金印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兩印

毛詩注疏二十卷 元刊本

題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等奉敕撰分卷與宋刊本同蓋以箋之分卷爲疏之分卷也每頁十六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五字經單行大字傳箋釋文正義雙行小字傳箋釋文與宋刊本同疏則以正義兩字冠之詩譜序後即繼以周南召南譜毛詩校勘記曰書錄解題云正義稱鄭譜於卷首陳氏所見乃正義原書爲得其實則知鄭譜散入各詩之不復總序於譜序下者後來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

也此一篇與篇序接連閩監毛本俱移此譜入卷第一中
正其誤之大經蓋異者
鄭氏箋正義之後非是

毛詩正義序 抄補

毛詩本義十六卷 明刊本

闕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判秘閣歐陽修撰 是書每篇冠以小序經文
下備列傳箋後乃繫之以論與本義通志堂本刪去小序
經注止以篇名標題蓋非歐陽氏之舊矣
張攉跋 嘉靖三年

潁濱先生詩集傳十九卷 先君子手抄本

宋蘇轍撰

詩總聞二十卷舊抄本

宋汝陽王質撰

自序曰治經一有志死生禍福不遷之徹為期愈疑愈堅愈潛愈壯志也二有識所見愈卓所得愈多當恢崇充美嘗若有所不足識也三有才難探之淵探之又有難言之妙言之又有難發之微必心口手相應庶幾其可才也四有力博采庶言日立定制若有所見運斤成風而不疑力也予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丁丑入吳見謝君十愛及此謝曰頗多談人情是也予急有所省丙戌入蜀見晁君彥深及此陳曰江南人則可吾鄉西人不若此予益有所省庚寅再入蜀至梁見楊君左車商州游子也因謂商山

之事偶及閩老之蹟楊曰侯子與探芝同心則南山風上草木门見何問我爲予大有所省又十八年自度可書乃書今具左方

開音者凡音韻是古音無有不叶特稱謂之殊呼吸之別傳寫舛譌遞析差跌與夫古人取叶之法不同轉紐之法亦與雖古律不可以此而推然吟咏諷誦亦有所助蓋他見古人之心期語法有不期而會者作開音一

開訓者凡字義是古訓多不同隨語生意亦有不當爲此訓而爲此訓有當爲此訓而不爲此訓有本無與義强小多揣故語意多暗失作開訓二

開章者凡分段是古爲章後爲解或以韻轉或以語轉或

以事轉或以勢轉當是音調抑揚低昂不同故文辭相依
隨而爲節奏大率以意細推自見若拘於繁簡短長則其
意不附章而生作間章三

間句者凡句讀是古句有以齊爲整有以亂爲整或其意
一斷一續之間一上附一下連之際翻合入開拓以至嗚
嗚咨嗟從此得入作間句四

間字者凡字畫是古字間多通用亦於偏傍繁省之間淸
濁輕重之際矯揉隱栞不勞更張自生義味但不可率情
變文以附合己意若縱例得宜古今畧無差別不見外手
它迹作間字五

間物者凡鳥獸草木是古物無與今物但稱謂差殊今詩

所見不出書傳所載但博搜詳味或有一二見共同一出即可從不然亦必兩合其合仍須有理可以中情不可徒求合也切不用求奇喜新宛轉推測其衆所共識已所經見者不與作闕物六

闕形者凡器物是古今尤無定展轉差殊今一鄉一里其所用制度稱謂有各不同制度雖同而稱謂不同者稱謂雖同而制度不同者而況方俗隔絕年代深邈但首尾前後以意細推自出縱不即出久當自省作闕用七

闕跡者凡在處是山川土壤州縣鄉落皆不可輕認亦必左右前後參伍錯綜以相推測或可得其真亦有不似所在而實所在亦有實所在而不似所在先釋本文徐及他

截作闇跡八

闇事者凡事實是古事安可容易推尋但先平心精意熟玩本文深繹本意然後卽其文意之錯探其事實之跡雖無可考而亦可旁見隔推有相牽帶自然顯見作闇事九

闇人者凡姓號是古人可顯考者固不在論其隱昧湮落亦就本文本意及旁人左右前後推量雖不得其眞亦可窺見其生死悲愉善惡老少雖不得其全亦可附見其風俗美惡時節變遷與其人互相發明亦得彷彿作闇人十

陳日涨跋嘉靖癸卯

慈湖詩傳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楊簡撰

自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明嘉靖刊本

宋呂祖謙撰 同里嚴氏思菴虞惇校閱凡朱傳與小序異者一一標出間附識語亦極精當

朱子序淳熙壬子

陸釴重刊序嘉靖辛卯

嚴氏手識曰鄭詩二十一篇而朱子以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諸篇俱爲淫奔之詩蓋泥於夫子鄭聲淫之一言故凡詩中有懷思贈答者概斥之爲淫奔夫鄭風固淫矣夫子刪詩而淫詩居其大半則夫子之所刪者又何等詩也傳曰好而

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鄭雖淫豈無他美之可采乎執成見以論古人之書書之不可通者多矣此高子之小弁所以取譏於孟子也辛酉春二月初十日嚴虞惇附并記

又曰或問七月周公作也公劉召公作也均之陳王業以戒成王何七月爲風公劉爲雅先儒謂周公遭變故不入于雅然乎否乎曰公劉言政事也七月言風俗也既曰風矣自不得入于雅也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總二南豳先故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周風以是始終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又曰按毛公以南陔白華華黍附魚麗後爲鹿鳴之什次南有嘉魚之什首嘉魚次南山有臺次由庚次崇丘次由

儀至吉日共十三篇又次爲鴻雁之什節南山之什谷風之什甫田之什魚藻之什而朱子集註則云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皆笙詩有聲無辭依儀禮以南陔附杕杜後爲鹿鳴之什其次爲白華之什首白華次華黍次魚麗次由庚次南有嘉魚而下敘與此同今按六月序魚麗置杕杜之後而南陔以下次第井然此書因之以正毛氏之失今當從之

又曰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朱子以爲燕昌通用之樂今宜從序　朱子之說本之鄉飲酒禮及燕禮然其疏解文義多所未安如魚麗南有嘉魚則云前所薦之物而道主人樂賓之意然於南有樛木翩翩者雖已不可遍至南

山有臺北山有萊則全無所取與不知詩人亦何取於此

愚謂此詩之義序說得之而燕享則歌之以樂賓非謂賓

取義於燕賓也壬戌九月初五日虞信記

又曰楚茨已下四篇朱子云此公卿力農奉祭之詩然詩

中皆云萬壽無疆恐非天子不足以當之也

又曰黍苗隰桑瓠葉三篇皆思古之詩今集註直以爲美

大抵序所云陳古刺今者朱子皆不取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殘本十九卷 宋刊本

宋呂祖謙撰 原三十二卷今存卷一至卷十九序頁二

十四行行二十二字

朱子序抄補

毛詩講義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林岊撰

毛詩集解三十卷附學詩總說論詩總說　舊抄本　千頃堂藏書

宋廬陵段昌武子武集　原本三十卷今佚卷五卷十卷二十二二十三及末五卷每冊首俱有千頃堂圖書印記

行在國子監禁止翻板公據曰行在國子監據迪功郎新贛州會昌縣丞段維清狀維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學者咸宗師之耶山羅史君嚴嘗遣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記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

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獨羅氏得其
緒本被讐校最為精密今其姪漕貢士樾鋟梓以廣其傳維清
竊惟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儻或其他書肆
嗜利翻板則必竄易首尾增損音義非惟有辜羅貢士鋟
梓之意亦重為先叔明經之玷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
建路運司備詞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專伏
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備牒兩浙路福建路
運司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如有不
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毀斷罪施
行須至給據者

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樾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　日

給

詩說十二卷抄本

國朝信安劉克學　是書仿讀詩記例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己說於後所採祖呂氏加詳克子坦鋟梓時刪去諸解獨存克說與克所著書說並刊今書說佚而是書僅存讀其書如說卷耳曰二南之詩皆樂易和平此詩乃不勝其憂何也以其時求之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殷周之際其係於二代興衰之判者美里一事此章非爲羑里發何哉當橫逆患難之時太姒惟憂傷歎息而不敢言不敢怨其情如此所以采采卷耳不盈傾筐也說樛木曰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乎文王之王而屈

於商紂有所服事而不得伸此詩人所謂南有樛木也木雖有所託而天下之所依繫於周與周人所以尊事而王之者自周結而不可解故首章曰纍之猶纏綿也二章曰荒之荒大也卒章曰縈之不可而解也說葛藟曰謂周道陵遲王政不綱也泰居天下上流覩平王遷洛地勢爲下洛邑既爲王室泰之視洛非宛在水中乎伊人指平王襄公救犬戎之難故其辭云爾蒹葭亦黍離之意喪亂之後所見皆此物也平王已遷洛若遡水而上復圖豐鎬則難矣其義皆以洛邑豐鎬而發說正月曰平王棄攜王之時國人憂之而作也於時平王將挾申甫以逐攜王攜王獨立無助詩人專以已之傳獨以言攜王伯服之獨立也惟

禍之及故多隱辭至若說鴻雁則曰周宣王驅民以興宮室之役說大車則曰周大夫盛飾以挑市井之女說綢繆則曰曲沃有分晉之漸說晨風則曰秦伯有勤王之功以及以雞鳴爲刺晏朝羔裘爲譏怙寵渭陽爲嘉釋怨之類俱能不襲陳言自抒心得然其穿鑿之處未免近於武斷識者節取焉可也經義考云崑山徐氏藏有宋雕本此則從徐氏傳抄本過錄者缺卷二卷九卷十三卷

自序

克予題跋 嘉靖六年

吳寬題識曰成化丁未七月十有九日雨過新涼襲人開閱半餉三月後遍視一過因書以紀歲月云 寬

韓魯齊三家詩考六卷元泰定刊本

宋王應麟撰　是本刊附胡氏詩傳纂疏後韓詩韓奕幹正也訓以其議非而正之玉海本闕下一句餘異同處頗多玉海通為一卷此本六卷蓋猶是王氏舊第也

易有三易禮有三禮春秋有三傳詩有四家連山歸藏周易是為三易連山歸藏今不復見太元倣連山潛虛倣歸藏予嘗參放三易範法纂成一編矣三禮則朱子嘗析儀禮為經二禮為傳春秋則左氏公羊穀梁並行於世詩則齊魯韓三家之說不傳今所傳唯毛氏耳予官中秘書授詩藩邸春容道山祿玉間與秘書郎王伯厚俯論古詩伯厚出示詩考一卷傳齊魯詩乃散見於傳注者會粹為一

雖曰存十一於千百然四詩異同可備參考昔齊魯詩武
行於時韓詩則燕趙間好之毛詩後出未大顯也齊魯韓
詩並立學官至漢平帝時毛詩始得立魏晉亂離齊魯詩
廢絕韓詩雖存而寖微唯毛氏獨行以至於今此四家詩
興廢之大略也伯厚家學淵源一翁二季䂿見洽聞以博
學宏詞名世伯厚謂眞宏博者不在是方將刊華就實諒
洗時粧顓意古學于深嘉而力贊之于亦有嗜古癖敬題
卷首以見同館友朋切磋琢磨之古誼景定五年甲子良
月之望古滄文及翁伯學甫序

愚謂內翰王公詩考不覺擊節而言曰是編雖不過僅存
什一於千百然亦何止足以知四家詩興廢之大略眞足

以扶微學廣異義羽翼朱子集傳之書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誠不可以淺小論也何以言之如關雎一也毛以爲后妃之德韓以爲賢人刺時魯則又以爲詩人歎而傷周康王之后芣苢一也毛以爲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韓則以爲衛宣姜之所自誓燕燕一也毛以爲衛宣姜歸其娣而送之鼓鍾一也毛以爲刺幽王韓則又以爲作於昭王之時黍離一也毛以爲周大夫行役作韓以爲伯封作魯則又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汲之且見害作賓之初筵一也毛以爲衛武公刺時韓則又以爲武公飲酒悔過三家寂寂僅存而毛與之不同者已如此正義曰毛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而觀之何止百

數之不同哉然因其所不同者若此於以知毛氏所引序以冠篇首不惟決非夫子作亦決非子夏作或者反為毛自得所傳受尊而引之後漢衛宏又復增廣潤色之也使果作於子夏以前則必為四家之所同引又何至紛紛有如是之牴牾哉朱子猶以毛序所從來者遠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之所不可廢者又復頗采以附傳中可謂一出於大公至正之心而不容纖芥私意於去取間矣愚獨恨四家遠絕其三使其殽亂不得以盡折於朱子之手以統壹聖經而幸斯道猶幸而詩考之作存使觀者略有以見毛氏牴牾之迹信朱子黜小序之當而悟末師專已守殘之陋此愚所以謂眞足以扶微學而廣異義有翼朱子

集傳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誠不可掩小論也然故編寘集傳之末國與四方朋友共之俾由此以讀朱子詩序辨說則知其爲誠萬世不刊之論也正義又曰齊韓之徒與毛氏異者非有壁經可據愚亦曰毛氏與齊韓之徒異者亦非有壁經之可據也烏可致一偏之論於其間哉況毛氏之於三家最爲後出安有小序三家不得之於前而毛氏乃得之於其後也讀者尚有以攷斯延祐甲寅秋新安後學胡一桂序

詩集傳附錄纂疏二十卷元泰定刊本　汲古閣藏書

朱子集傳元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是書以朱子集傳爲宗取語錄文集之及於詩者訓之附錄諸儒說詩

之合於集傳者謂之纂疏其朱說有未安者間亦旁參他說如云諸家皆本序說姑纂一二（采葛）或云姑備諸說（丘中有麻）或云姑備參考（甫田）或云備詩說者覽焉（有女同車）蓋雖不敢顯違朱子而亦隱示不墨守朱子也胡氏之說以愚按愚謂別之所引謝疊山說頗有出吳氏元長輯本外者（如鵲巢纂疏引）疊山謝氏曰一章曰御夫人初嫁國君親迎御輪之禮必百兩也二章曰將夫人初嫁于將警息必百兩也三章曰成禮以百兩送以百兩宜其室家而婦道成也二子乘舟引疊山謝氏曰又以大義斷之二子不能全身遠害遺其父以不慈之名二子順親之心雖不可取取二子愛父之道則未爲盡善使其父萬世被不慈之名是二子之死有害於大義也謙謂詩人之辭無春秋之義乎破斧引疊山謝氏曰周公東征三年器械用之勞而破缺者不過斧斨錡銶耳若車馬弓矢戈殳矛戟無一損壞其不嗜殺人不戰而勝可見矣諸條吳氏輯本俱未採　知吳氏雖列纂疏之名實未見纂疏全書也案元史儒學傳一桂

書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啟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並行于世云云今惟周易傳疏啟蒙翼傳刊入經解世多有之此書則傳本絕稀經義考著錄八卷錢氏補元史藝文志同注未見儲藏家亦絕無著錄者是本元刊元印首尾完善洵經義中驚人秘笈也語錄輯要後有泰定丁卯仲冬梨巖精舍新刊木印卷首有毛子晉毛斧季印記

善乎朱子之於詩足以知聖人也取經而傳之祖删述之本旨而舍前儒傳言失意之餘慮傳之作也有由哉周德既衰詩亡樂缺所賴見先公先王風化之目者惟三百篇夫子生晚周眷眷於二南唯恐人心之不爲於師摯關關雎洋洋盈耳欣幸之至歌詠不絕與詩立禮成樂之語豈

虛發哉朱子於千載之後感歎哲人云亡衆喙淆亂慈聖
人扶持詩樂之意不得乃分別正聲之可弦可歌者其餘
鄭衛之間有關淫邪情性弗得其正辯而闡明以防閑人
心及排小序之誤理渙辭釋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彰聖
人之功莫大焉其書又豈肯自居於疏下近世詩解甚多
如李迂仲呂伯恭皆善言惟華谷嚴氏獨能詣風賦比興
之趣識其正體其間援朱子言者多是知朱傳不得不爲
詩之統宗會元雖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然則今胡氏之
附錄纂疏及稽齊魯韓三家詩考捃摭昴宿於羲娥後得
無戾朱子意乎曰不然漢儒自申轅而下專門者絶力模
倣皆爲羽翼聖經獨如支流之未抵於海習射之未至於

的則各有見焉今之纂集大成櫽括前後鑽剔衆說學者得之如大庖厭飫不但染指嘗鼎胡氏之心豈弗良苦觀其精力殫書沒身乃已後十餘年始得令劉氏君佐通朱子故友劉用之後人大不忍以用朱子之學者堙鬱不售亟鋟諸梓使學者誠能於此沉浸參酌辯疏而傳通舉傳而疏通明經取青紫之士其事業所得燭照龜卜較然甚明也昔楳齋有書傳纂集大成行之於四方信矣今詩傳纂集大成人間有此雙拱璧將爭先覩之政不待序而後顯劉氏因是序也時泰定第四禩旃蒙單閼歲長至穀旦乙丑後學從仕郎邵武路總管府經歷致仕盱江揭祐民從年父書於建東陽翠巖劉氏家塾

朱子詩集傳序

詩傳附錄姓氏　纂疏姓氏

詩篇目錄

詩傳綱領

語錄輯要

文場取士詩以朱子集傳爲主明經也新安胡氏編入附錄纂疏羽翼朱傳也增以浚儀王內翰韓魯齊三家詩考求無遺也今以詩考謹鋟諸梓附於集傳之後合而行之學詩之士潛心披玩蜚英聲於場屋間者當自此得之勝

泰定丁卯日長至後學建安劉君佐謹識

詩傳通釋二十卷附詩傳綱領元至正刊本

朱子集傳元後學安成劉瑾通釋　卷一後有至正壬辰
仲春日新堂梓木印卷十六鈌抄補

詩傳旁通十五卷類目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梁益撰
翟思忠序至正四年
愚惟此編不敢自謂成書不敢輒題目錄然又不可無目
以紀錄其事故析類聚其目備觀者之檢閱而以類目目
之云爾有元至正四年甲申閏月二十三日梁益識

詩續緒十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劉玉汝撰

詩演義十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梁寅撰

詩以溫柔敦厚而為教者也其為言也旣平易而易知及諷詠之也又足以感人心而易入然新學誦之亦有難者焉其所以難者訓詁則必欲其明也義理則必欲其正也詩之所由作者所當究而其不可知者為多也吾夫子刪詩之時未有注釋也至漢儒以經相傳授注釋益衆矣而無所前聞多臆度故謬誤相襲朱子詩傳獨覺夫千載之失而有以正之至於字義尤必有據凡其穿鑿附會者悉棄而不取故曰訓詁之必明也漢儒之釋經於正理或昧迨程朱之言旣行駁雜之論乃黜今之讀經者宜一遵程朱勿復互異故曰義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詩如今之歌

曲或類或規唯取大意詩之事實多所未究以今觀之其作者爲何人所指爲何事勿問之可也故曰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傳之或簡略者蓋章解句釋非君子之所尚也然幼學之士讀經而憚於傳讀傳而遺於經非加之意何以究通故余之所論著爲幼學慮也故博稽訓詁以啟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意於其隱也闡而使之顯於其畧也推而使之詳其間與傳牴牾蓋或時有焉而以求其是也君子觀之恕其僭踰正其舛謬則耄言之或傳於後也非至幸乎洪武十六年歲在癸亥孟夏之月臨江後學梁寅序

詩集傳音釋二十卷元至正刊本

朱子集傳元東陽許謙名物鈔音釋後學廬陵羅復纂輯

經義考著錄云合白雲許氏名物鈔而音釋之凡例後

有至正辛卯孟夏雙桂書堂重刊木印

朱子詩集傳序

詩集傳凡例

詩傳圖

詩傳綱領

詩經識餘四十二卷抄本

國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徐秉義纂輯　缺卷九至二

十五凡十七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經部

禮類

周禮詳解四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王昭禹撰

自序

周官總義三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易祓撰

周禮句解十二卷　明初刊本　吳方山藏書

宋晉齋朱申周翰撰　卷末有題識云姑蘇吳岫家藏卷

首有葉石君印記

周禮集說十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傳抄閣本缺卷十一卷從明成化刊本補錄

陳友仁序

周官集傳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毛應龍撰

周禮疑義四十四卷　抄本

鄭氏注賈公彥疏

國朝吳廷華存疑　是書分訂義疑義兩門訂義者取注疏及唐宋諸家之說以訂正經義也疑義者取注疏之義有可疑者為之反覆辨論以正鄭賈之誤也其意重在疑義

故以疑義名書猶毛詩本義有論有本義而以本義名書也自序曰經有可據則信之以經經無可據則信之以理至經與理俱無可據則別之為疑義可以知其著書之大旨矣

六典姬聖所以致太平而歆以亡新王以誤宋非六典故不能用六典故綱試思五均六斡僱役青苗考之經文果出何典則所用特劉鄭之說而掠影者流因以妄詆六典吾知劉鄭且竊笑之然劉鄭之累周禮亦甚矣莽固漢逆用周禮亡不用周禮亦亡歆特促之且周禮之傳由於歆李之說禮止誤一莽可置勿論若元則身任訓詁當為千古傳其信乃多以不經之說說經故有臆夫詎而或疑周

爲縱侈有載師註而或疑周爲橫征有大司樂註而或以爲師巫之造怪樂律之悖戾凡黷祀嚴刑自私自利之習悉舉以疑經斯周禮之厄矣且不特周禮卽以耀魄寶混圜丘之禮故六朝之祀無昊天以靈威仰等亂五帝之名致八代之祀皆列宿大裘祭地所以啟元祐之合祭也占算斥賣所以開唐宋之煩苛也曲學臆說墨守不修良法美意爲累不少斯又千古治道之蠹矣余幼讀六典見口率山泉之說而疑吾師謂余此鄭說非先王法余乃知口率之說爲誤且知不獨口率之說爲誤執此以讀諸經諸傳凡說如周禮者往往有之因合三禮三傳晉傳史漢十種凡疑義千七百餘則迄今四十年矣悠忽困循老已將

至抱此疑義者將終身豈徒騶隊太速亦姑待一念誤之今年以事留三山得宋儒文康葉氏禮經會元讀之喜其先得我心但瑜瑕互見未克全純爰綴之說既蕆事復舉新故疑義萃而除之六典中凡得二百餘則蓋許疏大槩在割裂經文傅會史傳經文史傳之不已又廣之以緯書緯書之不已又廣之以漢法莽制且又好爲武斷穿鑿之說其義旣棄其經益多有宋以來諸儒多論之余謂典故在經精微在理故必以經斷理斯可以經解經鄭氏欲屈理以從心又欲屈經以從已故其說多可疑余之於鄭說也經有可據則信之以經經無可據則信之以理至經與理俱無可據則別之爲疑義此二百餘則所自志也雖然

余非好疑也自六經燔而周禮幸存自冬官闕而周禮又幾於不存末世潰亂之說倡之於前十論七難之說排之於後俞王五家且以復古之說亂之今日得見全書不可謂非大幸然疑義未析致千古學者不疑註而疑經不獨註釋者之咎亦讀釋者之責爾夫漢以來漢者好自立異諸聖人精義待為辯訟所借端創疑孟非孟發疾膏肓等編皆儒者習氣余方目為多事而顧自蹈之然欲附春秋詩人櫽括兩可固非素心所敢安也則亦與凡讀六經者共參之可矣錢塘吳廷華識

右周禮

儀禮疏五十卷 影寫宋景德刊本 從吳門黃氏藏宋刊本影寫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宏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是書於經注不錄全文止標起止而疏列其下其標題之例六字以下則全書之如主人受眡反之直書余句是也七字以上則起止各摘兩字如士冠至廟門是也雖閒有不盡然者然大要如此疏與經注北宋猶各自爲書如崇文總目所載周易正義十四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正義四十卷周禮疏五十卷儀禮疏五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穀梁疏三十卷（今本十二卷或經宋人合并故）公羊疏三十卷孝經正義三卷論語正義十卷爾雅正義十卷皆單疏本也南宋合注疏爲一而單疏本遂晦夫合者所見之經注未必鄭賈所見之經注也其字其說乃或齟

經不合淺學者或且妄改疏文以遷就經注而鄭賈所守之經注遂致不可復識創如儀禮以疏分附經注非是本與要義倘存則五十卷之卷次且不可考奚論其他至是本文義字句可以訂正今本者披勘記載之已詳不更贅缺卷三十二至三十七凡六卷卷末列校定再校都校等銜名十八行

儀禮疏序

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卷　舊寫元刊本

宋黃榦撰卷十六至末則楊復所重修也　此本從元元統補刊本影寫中多闕文甚有三四頁全缺者蓋元本模糊寫者未敢臆填猶有謹慎不苟之意呂氏刊本凡空白

處皆以意聯屬如卷一著之冠者緌帶者纓冠也鄭疏下計缺二百五十一字呂氏本據賈疏塡補蓋至三百七十七字此類不可枚舉其以意聯屬顯然可知每思得元刊初印本校補闕文俾是書復還舊觀顧與同志共訪之目錄後有元統三年六月日刊補完成一行後列銜名五行

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國有乎禮則天地以之正人神以之叙人有乎禮則綱常以之定倫理以之明而後品章名義等降隆殺有所措不然國而無禮則國不能以自存人而無禮則人不能以自立有若詩人所賦生不如死之言則禮之爲用大矣詎可一日缺與然四德之實根於人心者固無存亡而寓於典章者則有興廢蓋自

夫子之時已興禮壞樂崩之歎猶幸傳錄之或存至秦火然煨燼典籍蕩盡自漢以來放失尤甚儀禮五十八篇而僅存十七制度文義特出於大戴氏小戴氏之口雖有周禮一書祇存其綱領莫究於儀法品數且已缺其冬官自是以後日深日遠併與禮文亦不復講上下相承徒存綿蕝土苴之粗孰識本制末度之詳大經小目之容雖有三千三百之名莫明本然之妙矣逮我國朝始立三禮之科應者雖少然尚有能推究古昔考求義雖不訓可謂復於既往猶可以存古於將來而荆國王氏併以其科而廢之於是泯泯棼棼反以儀則爲可厭簡便爲得體且謂古禮不可行於今矣豈不重可歎與此紫陽朱子所以慨然有意

纂輯以曉天下之耳目嘗於經筵奏疏願置局集生員而討論之以存禮學於不墜而待制作於將來會以甚間不果遂而朱子退居燕閒姑自稡錄分吉凶軍賓嘉五禮而條目粲然僅成三禮而猶有未脫稾者不幸天萎哲人遽成夢奠猶眷眷屬於門人意尚未忍忘如此嘉定間嗣子侍郎公在方刻之南康郡學後來勉齋黃公續成喪祭二禮亦併刻焉而書監竟取之以去曾幾何年字畫漫漶幾不可讀識者病之甚惜此書之無傳也秘乘軺東江因敏本司發下之券尚存遂即籌度命工重刻爰首諮於堂長饒伯輿市聰契所擬議以允協且輟餐供餘鏹以助遂囑其事於教官丁君抑而任其讐校於洞學之教士邢侯傑

軒趙公希悅亦佐其費復斡旋大司所有以添給之志意
旣同始克有成迺就置其板於書院庶幾藏之名山或免
湮墜其經之營之亦甚艱矣然朱子所成三禮止二十餘
秩而勉齋所續則又倍之厥後信齋楊君始刪其祭禮之
繁複稍爲明淨今喪禮則用勉齋所纂祭禮則用信齋所
修且使六藝之發缺者庶乎可備朱子平日之將心庶乎
可伸矣又聞朱子嘗考其因革者定六篇以示講行之方
旋以議禮爲嫌遂竟焚去而獨有天子之禮尚存於集者
可以槩見異時或欲有所取法則執此以往端有待於後
之君子云爾寶祐癸丑冬日南至後學金華王佖端拜敬
書

天高地下而禮行乎其中是禮也根於一心散諸三綱五常流行乎百千萬世人而無禮何以處履於天地間蓋自伯夷之典不存周公之經制湮滅三千三百之儀名雖僅存而實則亡矣火德中天文明開運紫陽朱夫子以斯文自任憫五禮之湮墜退自稽甚極力編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臚分彪列昭若日星蓋欲覺天下而開人心也柰何三禮之藁甫就而兩楹之夢已形勉齋黃公信齋楊君纘成喪祭二禮而五禮之書始秩然而大備朱子垂教之誠心至是可無遺憾矣雖然不壽諸梓無以廣其傳朱子之心猶未白於天下後世也敬巖王先生詳刑江左辨書獄訟之暇首以是書爲急豈非以刑者輔治之法禮者

世治之本刑能使人遠罪而已禮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三復朱子之言此數語所以拳拳而不容已一日貽書囑翀曰儀禮一書文公平生精力盡在於此雖喪祭二禮成於門弟子之手然昔定於師友平日之講論昔坂康廬今歸秘府吾欲撥餐供之餘補遺書之闕子其爲我稽督之翀雖晚學奚敢不力於是擇鄉國之通儒督校其舛訛命庠衛之端士董正其工役始於癸丑之仲春成於甲寅之季夏綱目詳備篇帙整明使一代鉅典復爲藏山之秘寶自非羽翼斯文惠嗣後學心考亭不心者念不到此昔昌黎韓公讀儀禮謂文王周公法制粹萃此書恨不得進退揖遜於其間愚何幸獲覩文公之遺教而無昌黎之

遺恨云是年閏月旦日門人廸功郎南康軍軍學教授丁

抑齋拜敬書

貳卿久軒蔡先生巽持節江左嘗以俸餘二萬楮道白鹿買田以助公養歷年久未遂敬嚴王公乃移刊三禮書嗚呼禮之於人猶桑麻菽粟之爲養日用飲食胡可頃刻廢久軒買田之初心所以養其身也敬嚴刊書之盛心所以養其心也章侍書堂適際成書庸誌顛末庶覽者知流之源知葉之根云是歲重九日後學崑山謝章拜手謹書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宋十行本

宋楊復撰

朱子乞修三禮奏劄



賈公彥儀禮疏序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元刊本

宋楊復撰　缺卷十四至末抄補楊氏自序後有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木印

朱子乞修三禮奏劄

自序

儀禮要義五十卷舊抄本

宋魏了翁撰

經禮補逸九卷舊抄本

元汪克寬撰

舍稱序洪武二一年

自序

儀禮疑義五十卷 抄本

鄭氏注賈公彥疏

國朝吳廷華存疑　其說謂儀禮十七篇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非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也鄭賈惑於漢志多曲折以求合士禮故附會穿鑿往往有之又謂鄭賈不能悉心以觀理據理以正經又時以成見强求其合故其說多可疑云云此疑義之所由作也漢儒說經其有師承非後學所可妄議然吳氏三禮之學實有根柢非淺見謏聞一知半解輕議先儒者可比且以經解經其精當處要亦有未可沒者是亦可云鄭賈之功臣矣

班固藝文志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傳經家謂卽今之儀禮故宋藝文志儀禮十七篇註亦謂高堂生所傳愚謂高堂生所傳當別有書非儀禮十七篇也按十七篇中士冠士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爲士禮據曲禮士以羊豕則少牢亦士禮鄭元則以爲大夫禮鄉飲鄉射亦鄭元謂之士禮昏禮士字亦元自增入他如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雖元亦不能强謂之士禮喪禮自天子至於庶人尤爲顯著則十七篇不特士禮故以士禮稱之不如此非朱子之言蓋門人傳記之誤據前漢志載高堂生傳禮在漢初孝宣時后倉最明戴德戴勝其弟子據三禮目錄謂士冠第一始於二戴則傳禮時士冠未爲經首安得

取士字以統十七篇楊慈湖石魚偶記謂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爲士禮令儀禮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不當以十七篇數偶同而妄意之其說是也愚謂儀禮并非十七篇　　旣夕當與士喪禮合有司徹當與少牢禮合故劉向第以上下篇名之則儀禮又止十有五篇或士冠士相見諸士禮傳自高堂生其聘禮諸篇則又在古經中後人取之以足十七篇之數若以此經爲高堂生所傳士禮斷不敢信也鄭元賈公彥惑於漢志多曲折以求合於士禮傳會穿鑿往往有之且二禮皆殘闕之書而儀禮尤甚如聘禮喪服於十七篇爲最詳而聘禮言勞不言積喪服有族昆弟服無高祖服詳者尙略略者更何論焉又如大射之小

鄉士喪之賓依鄉射之奏騶虞及覲禮諸說或禮不經見或常制不符人多疑之又況作經者本有互文詳畧不同之處非拘文牽義者所得與韓昌黎謂儀禮難讀余謂解之更難於讀鄭賈不知解又不能悉心以觀理據理以正經又特以成見強求其合故其說多可疑顧則禮註疏有宋以來人多以為疑儀禮註疏疑者獨少講其學者細耳然謂文王十三生伯邑考何以證王化之原士非孤子自主昏冠何以協家有嚴君之義祖禰為一廟之祀宗居易夫人之□□何以正祭法而挽王迹他如衣冠尊俎陳設面位之屬舍古法而自為之說者又其淺矣有世道人心之責者可略而不講哉按儀禮之學授經圖所載不下

百十家至朱子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黃勉齋又續以二十九卷可謂集大成矣後學小儒何容置喙但攟疑義未剖經學益疏讀合新故疑義存之得五十卷非云羽儀在茲蓋庶幾大雅之教云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夏五月仁和吳廷華識

右儀禮

紫陽集注文公家禮十卷 舊寫宋刊本

宋朱子撰門人秦溪楊復附注後學復軒劉垓孫增注

朱子序

內外服制通釋七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車垓撰 原九卷今佚末兩卷

并楷序至元後己卯

垓子璐跋至元後戊寅

垓從子繼賢跋見上

汝復跋至元後庚辰

右儀禮附錄

禮記月令一卷 宋刊單本　汲古閣藏書

【標】鄭康成注　蓋宋刊禮記第五卷也中非經蓱始生十行本及閩監毛本俱誤蓱為萍按鄭注蓱萍也釋文蓱步丁反水上浮萍則經文非萍明甚此本作蓱與惠氏按宋本合注古者上公十行本及閩監毛本俱譌公為合雜記迫地刈草也十行本及閩監毛本俱誤地為也仲秋命庶

民畢入於室十行本閩本脫仲秋命庶囚字監毛本命庶與農隙此本俱與盧氏校宋本合足訂今本之誤又如經乃命虞人入山行木陳氏集說本無乃字命司徒循行積聚陳氏集說本司徒作有司均與石經考文提要所引南宋巾箱本合共爲宋本無疑後有婺州義烏酥谿蔣宅崇知齋刊本印首頁有子晉印記又有題識云曲禮上曲禮下檀弓上檀弓下王制月令自一卷至五卷計六篇蓋毛氏所藏之卷帙也今又失五之四古物日少爲惋惜者久之

月令解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張虙撰

進月令解表曰臣虙言臣竊以後天而奉天時雖風參於

造化按月以觀月令實肇見於聖明矧臨萬務之繁欲極羣書之博惟探尋於要領庶顯要於精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考呂氏春秋之書承周末聖賢之論紀分十二井然羣刮之條義盡一周粲若循環之次雜之於禮附以為經漢相參之因暨表采唐宗定此亦就刊刪雖號鉤深於斯文未知區別於令序孰若以孟仲季析為聚者之明於朔望弦占作旦昏之候所謂舉目皆可見若欲銳情又何如凡饜飫使自得之非睿知孰能與此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心存疏業學務雍熙藝圃覽遊瀚若觀書之樂綵墀訪問淵乎皆古之懷方當省歲以有為因此負暄之人獻取諸儒共集之典蓋每卷各立之門會析木會元枵隨所舍

而改中夾鍾中大簇祇其律以更據往知今自我作古最
恭寅畏外此何求輔相裁成由茲而出執而論歷殊史家
黑白之分寫以爲圖笑巧匠丹青之象其月令解十二卷
繕寫成十二册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
謹言
奏月令解劄子曰臣昨者明侍經筵適講月令秋之三月
嘗與侍讀鍾震言欲待月令終篇以十二月分爲十二卷
書之納於禁中時當此月陛下則以此月一卷觀覽凡一
月之中陰陽消長之運星辰出入之躔氣序之遷改景物
之移易與夫園林草木之華盛鳥獸魚蟲之生育田舍耕
耘之節婦子蠶桑之期歷歷具載使置之座側又切於崔

賛之政論置之几案何減乎魏徵之諫疏其於贊化爲益多矣既而以病予告有志不成緣臣身則病矣而眼猶能觀故書心能記舊事於是以秋三月已成之說上接乎春夏下逮夫季冬一一爲之解釋通前爲十二卷陛下或許以投進即當消日備錄裝潢送上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陛下晨昏時時玩之或謂睿本天賜聰本天生一覽無遺成誦在心何假纂集之爲不知此非爲記聞設也惟致於宮中無事閒暇之燕舉目在前而已昔有談修養之術者欲書月令置左右如冬夏至宜謹嗜欲之類應得自警訓陛下守此則可以裁成天地之道可以輔相天地之宜豈詎修養之術哉臣不勝惓惓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明正德刊本

元臨川吳文正公澄纂言

王守仁刊板序 正德庚辰

自序

魏校後序 正德庚辰

吳尙跋 元統甲戌

續禮記集說一百卷 抄本

國朝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世駿乾隆間與修三禮凡宋元說禮之書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悉皆錄出又附益以黄氏日抄吳氏纂言陳氏集說及說禮之附見他書者裒而錄之以續衛氏之書務取其說之別具新義不襲陳言者上

溯漢魏下迄

國朝所採凡一百八十餘家合衛氏書讀之亦可云禮經之淵海矣

自序曰余成童後始從先師沈似裴先生受禮經知有陳澔不知有衛湜也又十年始得交鄭太史筠谷筠谷贈以衛氏集說紬繹日夜覩之采書雖廣大約章句訓詁之學爲多京然敢與古人抗論者惟陸農師一人而已通籍後與修三禮館吏以禮記中學記樂記喪大記玉藻諸篇相屬條例既定所取資者則衛氏之書也京師經學之書絕少從永樂大典中有關於三禮者悉皆錄出二禮書不得寫目禮記則肆業及之禮記外傳一書唐人成伯璵所撰海

守藏書家未之有也然止於標列名目如郊社封禪之類
開葉文康稽經會元之先較量長樂陳氏禮書則長樂心
精而衛緝矣他無不經見之書至元人之經疑汪緩庸齋
無一語可以入經解而大典中至有數千篇蓋信經窺中
可以備一說者之難也則年奉兩節湘命詣文淵閣搜檢
遺書惟宋刻陳氏禮書差爲完善餘皆殘闕無可取攜珠
林玉府之藏至是亦稍得其崖略已在衛氏後者宋儒莫
如黃東發日抄中諸經皆本先儒東發無特解也元儒莫
如吳草廬纂言變亂篇次妄分名目乃經學之駢枝非鄭
孔之正嫡也廣陵朱氏有意馭經京山郝氏居心難鄭姑
存其說爲迂儒化拘墟之見而不能除文吏刻深之習宋

元以後千喙雷同得一岸然自露頭角者如空谷之足音
跫然喜矣
國朝文教覃敷安溪高安兩元老潛心三禮高安尤爲傑出
纂言中所附解者非草廬所能頡頏館中同事編纂者丹
陽姜孝廉上均宜興任宗丞啟運仁和吳通守廷華皆有
撰述悉取而備錄之賢於勝國諸儒遠矣書成比於衛氏
減三分之二不施論斷仍衛例也

禮記疑義七十二卷 抄本
鄭氏注賈公彥疏
國朝吳廷華存疑 禮例與周禮儀禮同杭大宗榕城詩話
曰廷華去職僑居蕭寺穿穴賈孔書三禮疑義數十卷伏

識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三禮疑義今未之見則傳本之稀可知

此本從錢塘何氏藏本傳錄與續禮記集說俱屬僅見之

書故並著於錄云

右禮記

大戴禮記十三卷舊抄本

漢九江太守戴德撰

鄭元祐序至正甲午

韓元吉序淳熙乙未

右禮記附錄

禮書一百五十卷元刊本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進

進禮書表

自序

右通禮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四終